

世界名画欣赏

SHI JIE MING HUA XIN SHANG .

12 .



目 录(第十二辑)

庞特霍斯侯爵夫人	[西班牙]	戈 雅	(封面)
维纳斯和马尔斯	[意大利]	委罗内塞	(1)
戴红帽的少女	[荷 兰]	弗美尔	(2)
阿卡狄亚的牧人	[法 国]	普 桑	(3)
秋 千	[法 国]	弗拉戈纳尔	(4)
拾穗者	[法 国]	米 勒	(5、6)
白日梦	[英 国]	罗赛蒂	(7)
市 场	[法 国]	高 更	(8)
圣女热纳维埃芙守护着巴黎城	[法 国]	夏凡纳	(9)
弗拉基米尔卡	[俄 国]	列维坦	(10)
穿红裤子的宫女	[法 国]	马蒂斯	(11)
白 晨	[日 本]	东山魁夷	(12)



戴红帽的少女(1670—1672)

油画(23×18 cm)

[荷兰]弗美尔(Jan Vermeer van Delft, 1632
—1675)

《戴红帽的少女》被大多数美术史家认为是弗美尔的晚期作品,属于巴洛克艺术的后期风格。

由于画家终生清贫,无力雇用模特儿,画中描绘的少女很可能是他的女儿。弗美尔的绘画是以人物抑制性的动作和秩序井然的构图为特征,他无意于情节上的引人入胜,而是着力从平凡的生活场面中发掘诗意,发掘那些在生活中往往被常人所忽略的真正美好的事物和情景,用绘画的语言把这种视觉感受充分地表现出来。《戴红帽的少女》以及弗美尔其它作品中描绘的女性,均无欢快愉悦的神态,貌若冰霜,但细看时,他们的脸上都闪烁着内心的光辉、充满了温柔可亲的爱、荡漾着高雅文静的美和圣洁而不为污泥所染的神情。画中的少女,回眸注视的一瞬间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切难忘的,仿佛时间已经凝聚,光阴不再流逝,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注入了人们永恒的记忆。少女的妩媚、娴静、稳重、自尊、拥有学识、富有教养,这些内在的情感素质正是画家本人多方修养总和的体现。

《戴红帽的少女》,画面充满了神秘、柔和的光线和令人神往的色泽。少女的面颊、耳环、围巾以及坐椅扶手的铜狮上反射出的强光,所用的颜料象似磨碎的珍珠调合而成的,尤其是少女头上所戴的艳红色羽毛的帽子,令人难以忘怀。弗美尔在绘画色彩上的独特建树,已显露出印象主义艺术的曙光。

杨学昭



阿卡狄亚的牧人(1638—1639)

油画(85×121 cm)

[法国]普 桑(Nicolas Poussin, 1594—1665)

晴朗的蓝天飘浮着几片白云,优美的树丛前边,几个戴花冠的牧人围着石棺研读碑上的铭文,四周静谧得如同仙境一般。

“阿卡狄亚”被认为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乐土。这叙事性的主题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人沿用,到十七世纪已成为警句在流行。拉丁字的铭文:ET IN ARCADIA EGO(即使在阿卡狄亚也有我)。墓,象征着死亡,说明它的主人已不在人间了。铭文叙述着“即使在这美好的乐土上‘死’也是不可避免的”含有“人生无常、美景难再”的意思。

这幅变体画*,构图均衡对称,整个画幅充彻着田园牧歌式的抒情,仿佛牧童的短笛,声声悠扬,余音不绝。牧人的姿态端庄,对着墓上的铭文陷入充满哲理的冥想之中。在这里,警句的寓意已化为哀思,充满诗一般的境地了,只有那个跪在地上,辨认着墓铭的虬须牧人投在石棺上的影子还带着些阴森。伫立一旁的河神(传说这墓穴在阿尔卡狄河畔)从容的神态、一身典雅的希腊式长袍,以及那矗峙在蔚蓝天际的梅娜峰,几片白云何等恬静啊!确能引人发出怀古的幽情。

普桑的美是一种严肃的美,是由简明、肃穆、准确组成的美。从画家思想的开展到画面的形式都是古典的。他的风格是主智的(影响人的心智更重于影响人的感官),同时具有男性美的快感。严谨的结构要求画中的每一人物均能独立成画,这样就使他的有些作品失去协调和感人的魅力。《阿卡狄亚的牧人》就是美术史上一幅难“读”得懂的杰作。

画面的抒情景色尤为难得。风景画在十七世纪还处于预备的阶段,因此史家称普桑为历史(神话和宗教题材)风景画的第一人。

黄 禾

* 《阿卡狄亚的牧人》这题材,普桑于1629—1630年画过第一构图,是从嘉·科·奎尔契诺的同一主题作品中获得灵感的。在奎尔契诺及普桑的第一构图里,都出现了象征“死”的头骸骨,直接地再现墓上铭文的意思。



秋 千(1769)

油 画(81×64 cm)

[法国]弗拉戈纳尔(Jean Honore Fragonard, 1732—1806)

花香满溢、鸟叫蝶飞的天地里,一对沉溺于享乐中打发日子的男女在寻欢作乐。正好在能窥见她那魅人的脚的处所画上了乔里昂男爵,或许由于他是僧侣财产税务官,他还要求画家把主教也给画上并为她推送着秋千*。这戏剧性的情节,把乔里昂男爵处理成蹲在大理石雕像下贪婪地窥视着他的情人;秋千架上那女子挑逗地把时髦拖鞋踢向空中,飘动的裙子间露出了被长长衣裙遮盖着的腿和脚,画面上轻佻放纵的情节洋溢着路易王朝末期贵族们的奢侈、淫逸和不可救药。弗拉戈纳尔的爱情世界里,人物都精巧纤细,扭捏作态,在豪华帷幕中隐含着浮躁和不安,优美线条里带有几分病态和甜腻,他把罗可可艺术中的矫饰之处更推向了极端,脂粉中揉进了种种卖弄,写尽了王公贵族的寻欢作乐和无忧无虑。画中清淡柔美的色彩,也表现了画家的天才。光的巧妙运用,使色彩的变化不仅表现了景色的远近距离,荡漾于半空的少妇在浓密的树丛中熠熠生辉,同浓密茂盛的树林的青绿色形成了和谐的对比。弗拉戈纳尔总是把现实生活用艳丽柔美的梦幻世界来代替。然而,色彩尽管是多么迷人,温馨嬉戏中的调情,给人感到的是一抹斜阳,映出了这个老化衰颓政体的末日和行将灭亡的封建王朝的回光反照。

沈揆一

* 这幅作品原是乔里昂男爵向画家德瓦图的订件,指定了画中的人物和情节的种种要求。随后德瓦图把这订件推荐给弗拉戈纳尔,画家天才地把这放荡的主题形象化,成为弗拉戈纳尔艺术中的一幅代表性作品。



拾穗者(1857)

油画(83.5×111 cm)

[法国]米 勒(Jean François Millet, 1814—1875)

这幅由原来的《八月》一再改变构思,最后绘成的《拾穗者》是米勒最著名的一幅代表作品。

落日的余辉中,一望无际的耕地,前方三个弯着腰在拣拾落穗的农妇,质朴的形象如同阵阵“闷雷”在人们心底里激荡、回响。

有人称之为:“劳苦大众的三个命运女神!”

有则惊呼:“在这三个突出于阴霾天空前的拾穗者背后,隐现着民众暴动的刀枪和一七九三年的断头台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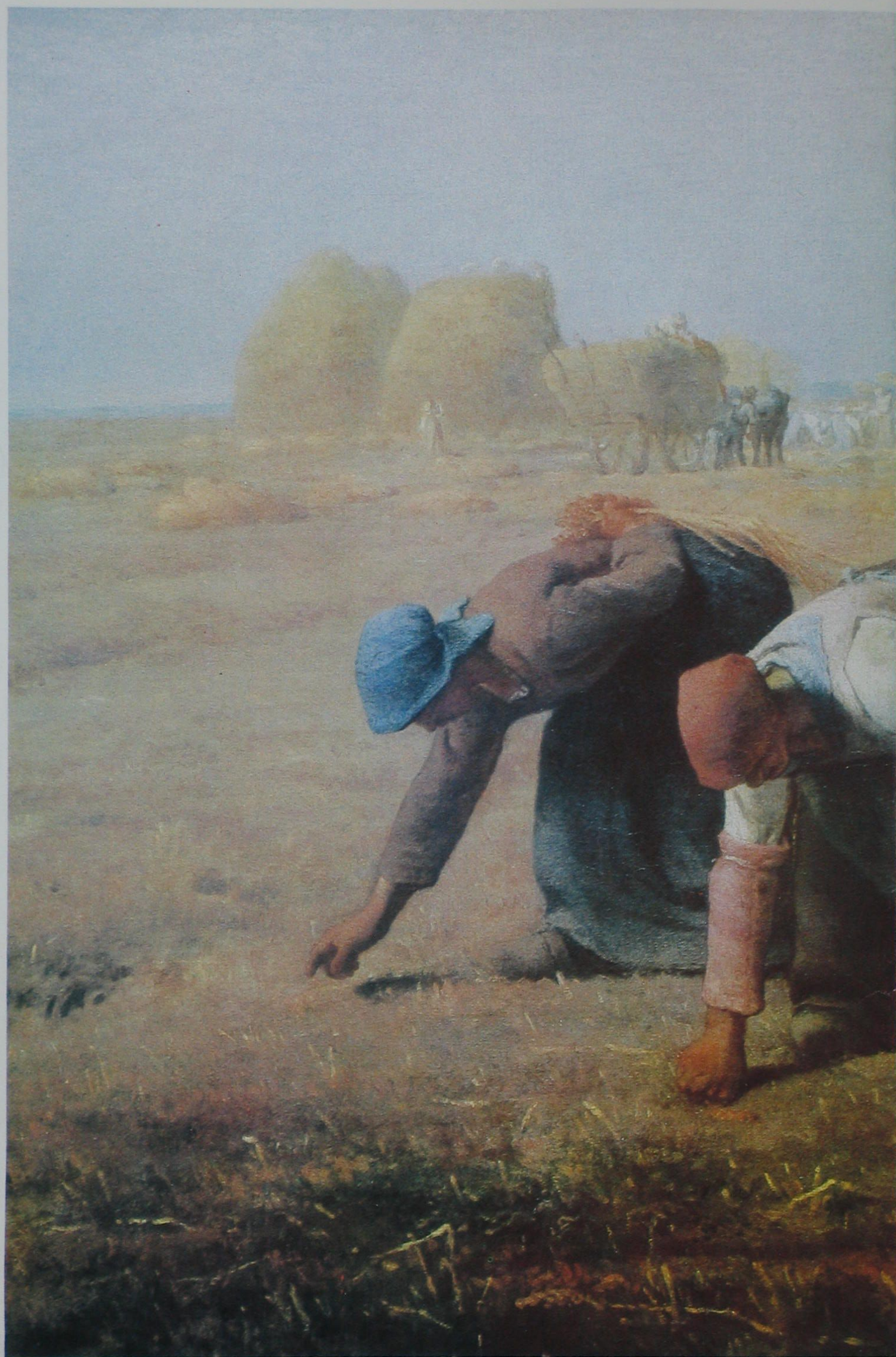
史料记载,米勒在创作这《拾穗者》的一八五七年时,贫困得差点逼他自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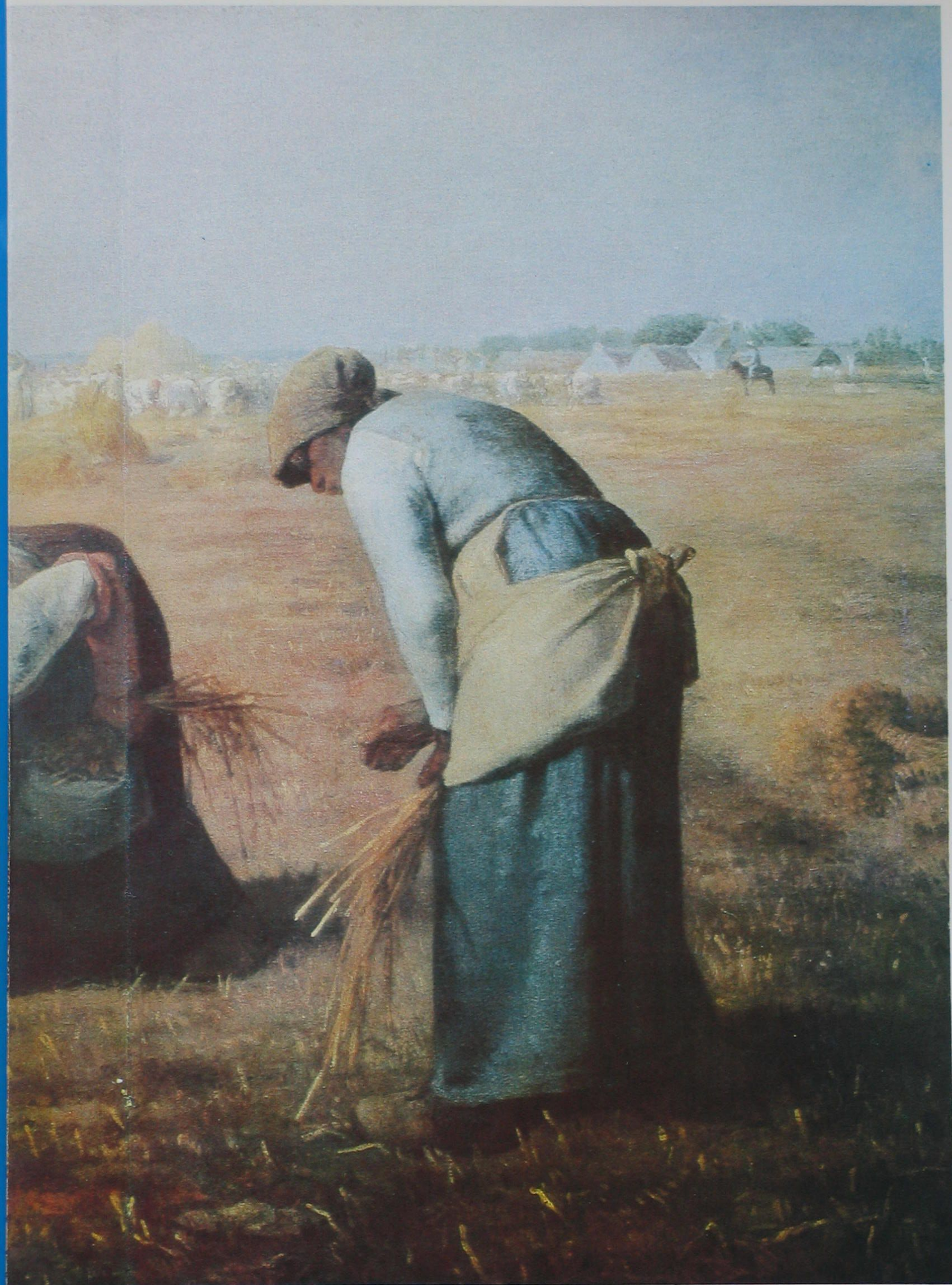
诚然,法国的农村并非一片乐土。这样就使他从原先描绘夏收欢乐的《八月》,逐渐地演变深化成三个正深深弯着腰的拾穗者了。

暮霭的天空如同铅一样沉重,广阔无垠的田野沐浴在余辉中,使刚刚收割后裸露的大地增添了些凄凉,眼前一切静穆,整个画面浸泡在古典式的和谐中,庄严、浑厚如同一首赞美诗。她们深埋着脸、穿着粗布衣服的身躯活象牛轭下的牲口,一双双粗大的手在麦地上拾取一粒粒粮食,秋天里她们将再去拣一颗颗葡萄,到冬日她们仍同样去捡拾柴草,这就是米勒所展示的生活诗篇。画家在这三个“粗俗”的农妇身上找到崇高和壮丽的美!无疑,造型中所揭示的贫困、饥饿和土地问题是极其深刻的。正如人们所描述的:“……当远处主人驾着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,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拣拾落穗,这比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……”。

米勒塑造的三个深深弯着腰的农妇,真实地揭露了当时整个欧洲农村普遍存在的贫苦状态。造型质朴、温情、含蓄而发人深思。

黄启荣





白日梦(1878)

粉笔画

[英国]罗赛蒂(Dante Gabriel Rossetti, 1828

—1882)

荫凉的槭树啊枝叶扶疏，
仲夏时节还在萌发新的叶片；
当初知更鸟栖在蔚蓝的背景前，
如今画眉却隐没在绿叶深处，
从浓荫中发出森林之歌的音符，
升向夏天的静寂。新叶还在出现，
但再不象那春芽的嫩尖
螺旋式地从淡红的芽鞘中绽出。

在梦幻之树四面伸展的荫影中，
梦直到浓秋还会萌生，但没有一个梦，
能象女性的白日梦那样从心灵升华，
看哪！天空的深邃比不上她的眼光，
她梦着，梦着，直到在她忘了的书上
落下了她手中忘了的一朵小花。

具有诗人气质的画家罗塞蒂，他的一句名言：“最好的画就是画出的诗。”这首为《白日梦》作的题句，充溢着画家悼怀亡妻的心境。

一八七八年，当他爱上莫里斯的时候，积聚在心头的爱情之火全部凝聚在画中。这形象就是画家爱情的“幽灵”。画中人是具有梦样眼睛的莫里斯作模特儿的，但仍然很象亡妻伊丽莎白·茜达尔的情影。这个形象在罗塞蒂的其他画幅里也累累再现着。

这一绘画造型：一副大而惆怅的眼睛，配着半遮着脑袋的卷发，丰唇长脸和修长的脖子，人物感伤的气息很有诗的韵味。这种梦幻而热情的脸型一时风靡英国，成为“拉菲尔前派”绘画史上的一种理想典型。

摩 归



市 场(1892)

油 画(73×91.5 cm)

[法国]高 更(Paul Gauguin, 1848—1903)

这幅通常称为《市场》或《在市场里》的画,按塔希提语的意思是:“我们今天可能不上市集去。”画中长凳上坐着的五个身着盛装的女子,她们的造型就如古埃及的浮雕(大英博物馆藏品中,保藏着那张照片)。画的右面站立的女子穿着缠在腰间的筒裙,深处里二个扛抬着大鱼的男子,他们大概正在走向市集。坐凳上人物的姿势和神态都带有某种不可知性。浓艳的装饰和平面的空间处理,使作品反映的内容有别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景,增添了作品的玄想和神秘感。

强烈的装饰性是高更的“综合主义”风格的特征。他经常说:“简洁线条,使之醒目。”埃及艺术明快的技法、物体的轮廓介于空间的有节奏排列,以及神秘、柔和的手法和优美的表现统一得如此和谐,这一切都对高更的风格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显然,画里五个女子的造型是从埃及带状装饰中获得借鉴(埃及的坐像排列起来都具有这些特点:面部的正侧结构、挺直的坐姿、长长的衣裙、引人注目的手指、被强调的轮廓线)东方“程式化”的处理手法在这里被巧妙地与塔希提土著的习俗结合在一起,加上美丽的景色,更加增添了作品的地方特色和原始的情趣。橙红、桔黄、深绿的色调和棕赭的人物肤色,在阳光灿灿的烘托下显出瑰丽、凄艳的病态美,给观者一种神秘、稚拙、强烈的感染。

在高更看来:塔希提人那里,一切都处于静态,有节奏地活动,就象古圣像那样庄严,象埃及浮雕那样有规律、简洁、和充满神秘(他把这些看作是原始),他酷爱这三种表现手法,并把在生活中所捕获的形象加以艺术的变形。无疑,在这综合风格中也揉进了日本浮世绘的印记。

据近代西方美术史家的研究,有人提出:在去市集途中安坐的这五个女子,象是正在兜揽生意,等待接客的妓女的推定。

徐君董